

中國
震撼着
世界

CHINA SHAKES THE WORLD

(美)賈克·貝爾登著

中國震撼着世界

(美) 賈克·貝爾登著

沈 菁 益 民 陳書凡
林逸凡 陸小章 白韻茹 合譯

廣角鏡出版社出版

中國震撼着世界

(美)賈克·貝爾登著

廣角鏡出版社出版
香港莊士頓道186號二樓

華風書局發行
莊士頓道184—186號

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承印
九龍炮仗街75號

書號113.46
129×198毫米

1978年7月初版

H.K. \$20.00

目 錄

第一章：進入紅色中國

- | | | |
|---|----------|----|
| 一 | 前言 | 2 |
| 二 | 內戰開始 | 8 |
| 三 | 中國，一九四七年 | 16 |
| 四 | 與「聯總」同行 | 20 |
| 五 | 進入解放區 | 26 |

第二章 橫越大平原

- | | | |
|---|--------|----|
| 六 | 消失在大雪中 | 34 |
| 七 | 吃地主的肉 | 40 |
| 八 | 旅途友伴 | 50 |

第三章 一支軍隊的誕生

- | | | |
|----|------------|----|
| 九 | 中國的政治委員 | 60 |
| 十 | 一個根據地的建立 | 66 |
| 十一 | 建立抗日力量 | 70 |
| 十二 | 殺光！燒光！搶光！ | 74 |
| 十三 | 饑荒、蝗災和破除迷信 | 80 |

第四章 一個政府的誕生

- | | | |
|----|---------|-----|
| 十四 | 一位教授的反省 | 94 |
| 十五 | 邊區政府結構 | 102 |
| 十六 | 農村中的民主 | 110 |
| 十七 | 潦倒文人 | 119 |

第五章	邊區社會	
十八	死亡和稅收	130
十九	沒有死亡的徵稅	135
二十	月下辦銀行	140
二十一	鷄毛、騾車及電話線	145
二十二	課室裏的階級社會	151
二十三	他們是受奴役嗎？	161
二十四	他們生活得好些嗎？	168
第六章	革命的前奏	
二十五	中國在發展中的矛盾	174
二十六	土地問題	186
第七章	土地和革命	
二十七	農民說話了	200
二十八	奴隸的反抗	206
二十九	陰謀與反陰謀	213
三十	石牆村	218
三十一	謀殺、下毒與美人計	234
三十二	土地、戰爭和革命	247
第八章	到游擊區	
三十三	路途中	252
三十四	婦女節	256
三十五	女游擊隊員	261
第九章	人民戰爭	
三十六	活埋敵人	270
三十七	同室操戈	279

三十八	對抗「反清算」	283
三十九	敵後武工隊	289
四十	田鼠	296
四十一	出擊	308
第十章 翻身的婦女		
四十二	金花的故事	336
四十三	婦女與革命	374
第十一章 內戰		
四十四	紅軍的戰略	386
四十五	一個將軍的起義	393
四十六	八路軍	400
四十七	蔣介石的軍隊	406
四十八	革命和八路軍	413
四十九	蔣介石發動攻擊	422
五十	解放軍的反攻	429
第十二章 大獨裁者與人民		
五十一	美國共和黨與蔣介石	442
五十二	東北的「劫收」	450
五十三	台灣寶島大屠殺	464
五十四	知識分子起來了	479
第十三章 一個朝代的崩潰		
五十五	軍事崩潰	496
五十六	蔣介石	508
五十七	舊中國的最後統治者	526
五十八	一個時代的消逝	539

第一章

進入紅色中國

一 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蔣介石元帥定是感到非常滿意吧！

他曾經頑強地卻未能成功地抵抗的日本軍隊，不經戰鬥地向他宣佈投降。西方國家亦同樣馴服地放棄了百多年來的帝國主義侵略政策，歸還各通商口岸條約中的特權，承認中國是一個擁有完全獨立主權的國家，而蔣介石則是她的合法統治者。蔣介石在他本國人民中間的地位似乎更加地鞏固了。在他的指揮下，他有一支四百萬人的軍隊，其中的三十九個師配有美式裝備和受美式訓練；他擁有任何亞洲大陸國家從前未有過的強大空軍，並把幾乎所有曾經反對過他的軍閥和政客拘捕或軟禁起來。唯一可能向他的勢力挑戰的，是一羣共產黨游擊隊。八年前，他們被蔣圍困在西北貧瘠的黃土窯洞裡，而其他一切與蔣作對的力量，都統統被他鏟除了。

這位中國的獨裁者，從他戰時的藏身處重慶出來，勝利地回到了他的首都南京。他堅決地準備再去統治那四億五千萬人民，這點似乎是無可置疑的。從表面看來，這位元帥好像成爲過去兩個世紀

以來中國歷史上最具有權力的統治者。

不到四年之後，在我寫這篇文章時，蔣的景況已急轉直下。他逃離了首都，在他的家鄉避難；他的幕僚們恬不知恥地促請美國恢復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建立陸軍和海軍基地；他的夫人則跑來乞求美國官員們挽救那朝不保夕的統治，甚至最終是挽救她丈夫的性命。

與此同時，這些被人輕視的共產黨游擊隊，征服了整個華北和東北、佔領了中國國民黨的首都南京、渡過了有決定性的長江，以雷霆萬鈞之勢向全國進發。它不但要摧毀蔣介石二十多年來的統治，不但要粉碎西方帝國主義者們百多年來在東方的壓榨，它更要改變中國社會二千多年以來那種頑固守舊的傳統生活方式。

除非這一切都是假象，否則如果俄國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副產品，那末，中國革命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大的副產品了。

在歷史上像這樣急劇的變更是罕見的——特別是這次變更牽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事實上，很少人能預見中國的內戰會作如此戲劇性的轉變。

當我在1946年年底回到中國時，我發覺在外國觀察家中間，對於蔣和他廿多年來的敵人之間戰爭的結果，有三種普遍的看法。

一小撮西方軍事家相信，蔣在兩年之內將會擊敗共產黨，逼使他們投降或把他們全部鏟除。一羣為數更少的人（被認為是相當激進和左傾的人士）相信，如果沒有外國勢力的干涉，戰爭將會延續二十、三十，甚至五十年。絕大多數人的意見卻認為，蔣雖然未必能把全部的共產黨消滅，但總能把他們趕回山區，重行開放鐵路，並在沒有任何挑戰之下，把國家統一起來。

從事情露出的端倪看來，這些人都是孤陋寡聞，正如那些預言美國人民會投票將杜魯門總統趕下台的民意測驗一樣。這些預言結果都事與願違，最根本的原因是它們看不到廣大人民羣衆的心意。

這似乎是老生常談，不再需要加以詳細闡述了。然而時至今日當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的作戰正在節節勝利，這次巨大事變的因由，不是仍然被人誤解，就是被刻意地歪曲了。我們發現一些政府的高級官員，如美國前任大使威廉·蒲立特，衆議員華爾登·裘德，陳

納德將軍、亞爾佛來·蘭頓，以及一羣爲蔣介石的悲慘下場故作哀慟的政客們，他們把這件所謂憾事，歸咎於佐治·馬歇爾的錯誤政策，蘇聯的陰謀鬼計，共產黨的宣傳伎倆以及天曉得的一大堆什麼其他原因。這些中國通們顧盼左右，他們只曉得驚恐地兩眼朝天，却從不向人間投以同情的目光。

他們想出了所有種種引致蔣介石失敗的原因，然而沒有一個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即中國的革命。正是中國的革命，而別無其他。這個奇蹟使曾經稱霸一時的中國獨裁者陷於破滅之境。它改變了東方各種勢力之間的相互關係，從而使世界歷史可能因此而全部改觀。

這巨大的變革並不是在一夜之間完成的，並且還在繼續中。事情的發生，歸咎於這個時代的最大悲劇之一——西方的資本主義與東方的封建主義的衝突。這兩種文化混攪的結果是，幾乎使所有中國人緩慢地但大規模地趨於無產階級化。這種過程，並不是循着任何馬克思主義式的窄徑行進，而是通過廣闊的途徑，幾乎使整個社會解體，令農民、知識份子甚至是統治者全部被剝奪。及至1945年，中國人民中間的這個毒瘤，再一次潰爛成爲新的內戰，並迅速演變成爲革命。

正如其他巨大的社會變革一般，中國革命的前提是：

1. 一個崩潰中的社會，它已病入膏肓，無法解決國家的各種急切難題，和供給人民生活所需。

2. 極大多數人民對現存政權，深惡痛絕和積壓着一種革命情緒。由於極度的失望，這些人決意犧牲一切，不惜用各種極端的甚至是自殺一般的手段，來挽救自己。

3. 統治集團內存在着無可救藥的矛盾，以至他們完全喪失了創新的能力和信心帶領整個社會走出死胡同。

4. 一個新的集團或政黨，它能利用上述各種因素以取得對社會的控制，實施它自己建立的，爲挽救這社會的綱領。

所有這些因素造成了中國革命，這個過程仍在繼續着。無可置疑，必須在形成中國的歷史環境中去尋找中國革命的主要線索。西方的滲入改變了中國的經濟結構，傳統生活的價值觀念亦隨之而被

破滅，造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間的矛盾，引致了革命的需要。

然而，在需要和可能性中間，存在着一道鴻溝。百多年來，以革命的手段來改變中國的社會被認為是非常迫切的。但是，這革命從未能取得完全成功，僅僅由於外國的帝國主義勢力實在太强大了，他們不允許中國人民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日本這個遠東最危險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失敗，並削弱了西歐的帝國主義力量，使中國革命成為切實可行，並轉入了一個新的方向。

然而，在革命的可能性與革命的最終成功之間，同樣存在着一道深溝。要是沒有日本的失敗，沒有西方資本主義的削弱，以及沒有因日本侵略而造成的中國國內的變化，很明顯地中國共產黨是永遠不可能征服當時的國家統治者。同樣明顯的是，除了一些基本原因之外，我們不能把中國內戰期間發生的種種事情，歸咎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也不能把這次戰爭所經歷的迂迴曲折，歸咎於在1945—1949年間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和各階級的社會地位的改變。這些變化對於解釋中國共產黨何以能夠在這個歷史時刻打倒蔣介石而贏得勝利，實在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縱使撇開名過其實的心理分析不談，我們還是難以迴避這樣的結論：中國的獨裁者受到挫敗的原因，是由於在1945至1949年間，那些對中國大局起決定性的中國人民感情，起了急劇而激烈的變化。

這種民衆的覺醒，並不是在平靜和書院式的氣氛下進行，而是瀰漫着一片激昂的情緒。在1945—1949年間，這種激昂的羣情當上了中國內戰的主角。

我毫不否認，這種激情是由於長期以來存在的外因所觸發而產生的。然而，只有當中國人民的激情爆發成為衝破千百年來束縛他們的枷鎖的力量，從而起來反抗中國社會客觀存在的種種不合理，中國共產黨和他們的同盟者，才能夠贏得他們的權力。

正是這股民衆的激情，使蔣介石陷於沒頂。中國的農民，把他們狂熱的願望和刻骨的仇恨全部傾注於戰爭和革命的汪洋之中，使

抑壓着的激情如洪水般湧流，就像一顆原子彈在中國社會中爆炸般，幾乎把它整個肢解了。這種情緒的廣度和深度，可以從許多場面中感覺到、看到和聽到。赤着腳的農民們憤怒地奔向地主的莊園；快要斷氣的土豪，身體正如他的土地一樣，被手舞棍棒的農民們宰割；鋒利的肉刀插進了家族惡霸的心臟，他的祖先神位，是農民們往常要拜祭的；在少女的尖叫聲中，一個母親眼巴巴地看着蔣介石的特務砍下她的女兒的頭顱並挖掉她的內臟；鄉村女巫用迷信的咒語把神仙召到她們的香桌上，並陰森地唱道：「蔣介石來了！」；婦女們揮動着剪刀，戳下鄉村一個壓迫者身上的肉；鄉村裡訴着新娘們被丈夫毆打的哀慟哭聲，在誓死報復的叫喊聲中，她們組織起來，成立婦女聯盟，痛打、抓傷和扯下她們所仇恨的地主和主人們的皮肉。在中國每一寸美好的土地上，跨越平原、山川和田野的激憤之情上升成爲一股勢不可擋的力量。

把這股洪流匯集起來，引向正確的道途是內戰和革命首要的任務。

那兒並無前例可隨，亦無指導的航向。蔣介石在這兒曾經成功地維持他對中國人民的統治，是因為那時民衆的失望和怨憤之情，還未足以使他們從傳統的處事冷漠的態度中解脫出來。當新的情況出現，農民憤怒地站起來，蔣介石是有必要去理解形勢的真相以及農民的激情的。他在這兩方面都失敗了，事實上，他甚至沒有嘗試去了解民衆當時的心態。這就是蔣介石失敗歷史的部份內在因素，同時也是美國對華政策的部份歷史。無論是美國政府、報界，美國人民，或是他們駐在遠東的大使們，軍政勢力以至商業機構，沒有一個人能夠摒棄他們狹隘的民族眼光和個人利益，轉向關注那些被認爲無知但極度激動和滿懷仇恨的中國男女。

對於所有這些人，我們可以恰如其份地對他們奉以穆罕默德常用來斥責那些麥加商賈的話：

汝等既不思卹孤兒
也不相勸好善樂施

但這樣的話決不能用諸中國共產黨人身上，因為他們本身也就

是預言家——儘管有時是正確的，有時却不免錯誤。在他們那種預言的特性中，他們摸索得一面航行圖——一種技巧——在戰爭和革命所激發起的、既簡單又冷酷的情感的狂濤巨浪中，得以勝利航進。這種技巧一如摩西帶領也麻人（Yahweh）從山嶺上以雷霆萬鈞之勢來撲擊以色列統治階層時一樣。

我憎恨，我離棄你們的慶祝集會。

縱使你們爲我紅燭高燒，

連你們的酒醴果品，我也通通不要

你們肥壯的三牲我也不屑瞧一瞧。

你們喧鬧的歌聲給我滾開，

你們七絃琴的旋律教我塞住耳竅。

但願公理奔騰如泉湧，

正義也像不盡的江水迢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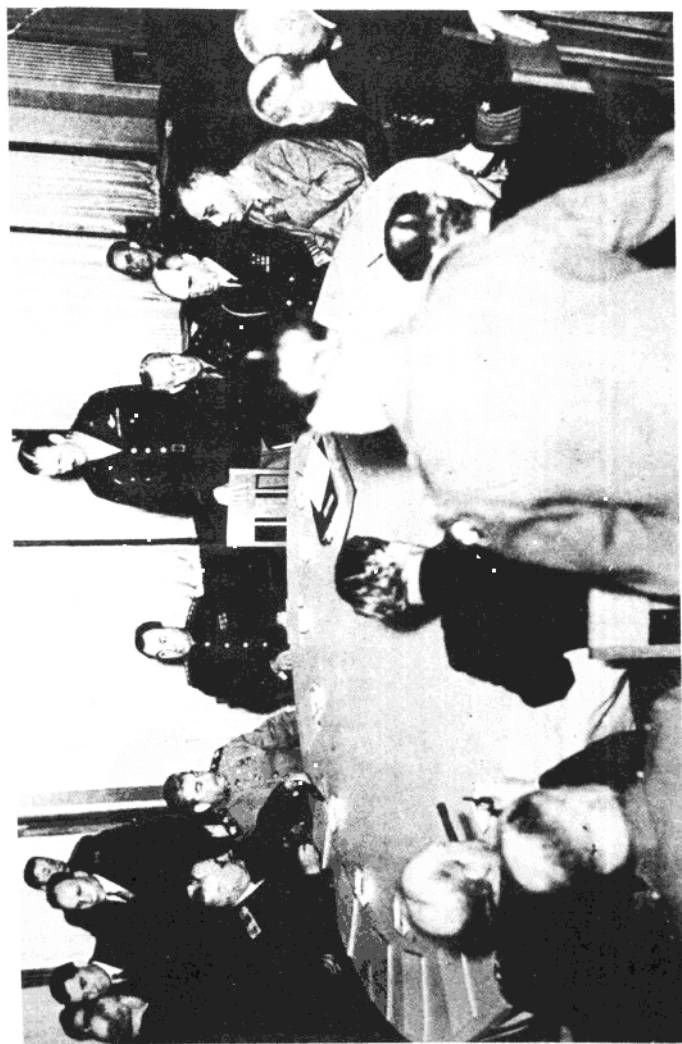
中國的共產黨人正以如此蔑視一切邪惡的決心，改變中國的社會。

二 內戰開始

當中國的內戰在1946年開始時，我正在美國，像其他許多人一樣，設法整頓多年來戰爭所帶來的顛簸流離生活。我離開中國已經四年了，在我離去期間，這個國家雖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有一件事情却是沒有改變的，那裏仍舊沒有和平。在抗拒日本敵人的行動一結束，中國人民迅即投入了內戰。這比之他們過去四千年來多難的歷史中的任何鬥爭，更巨大得無可比擬，更猛烈地令人振奮，更加異乎尋常地重要。

一個被公認是愛好和平的民族，能夠從野蠻的外國侵略的煉獄中安然脫險，而結果却自我的互相廝殺，驟然看來，是令人震動不已的。在中國的心臟，長城內外，激戰着的國共兩軍經過馬歇爾調停僅達成了短短的休戰；到了1946年中，為繼承中國的文明遺產，再度展開爭奪，其激烈程度，是在對日作戰中所罕見的。

面對這種驚心動魄的現象，不同的人把它歸咎於不同的原因。老中國通們把內戰的爆發歸咎於中國人民的野蠻天性，從來就沒有自治的能力；而中國問題的新手們，則認為是由於蔣政權的貪污腐



雅爾達會場一景，圍圍枱坐者左起第二人為斯大林，第六人為羅斯福，第十二人為邱吉爾。

敗，以及中共不妥協的權力慾望。中國的學生們發現，原因在於蔣的特務把他們伸張和平的教授謀殺掉；中國的知識份子則認為是由於美國插手供應蔣介石的戰爭武器；前任大使蒲立特則歸咎於雅爾達秘密協議，在該次會議中，羅斯福總統邀請斯大林進入東北，並參加對日作戰。這一切基於私人的成見而提出的種種原因，或許可以滿足他們各自擁護的主張，然而從歷史的事實看來，它們都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就拿雅爾達秘密協議這例子來說吧，如果我們相信蒲立特先生的推理，假如羅斯福總統沒有邀請斯大林前往東北與日軍作戰，那末，蔣介石便可以贏得對全中國的控制，並使共產黨的力量削弱至不敢抵抗這位中國獨裁者，或是在幾個月內就被徹底趕出這塊土地。這種推理無疑是漠視了一個事實，即共產黨與蔣介石已經作戰了二十年，而始終沒被消滅掉，兼且他們對日抗戰八年以來，其力量並沒有像蔣軍那樣日漸衰弱，而實際上是更加壯大起來。如果要尋求原因，更重要的事實是，自從西方勢力在東方打開了門戶以來，並在那個古老的儒家社會製造了致命的，至今仍未能解決的矛盾，戰爭一直在進行着。1840年由英國人一手造成的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二十年的浴血奮戰，回族的起義，西方列強的洗劫北平，義和團的起義、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內戰，以及那可怕的，然而**是**真確的事實，就是自從1911年民主革命推翻滿清政府後至今，中國幾乎沒有一年能享受到和平。所有這些血淋淋的事實，都是鐵証；不但說明了蘇聯對中國的內戰無須負任何責任，有的只是很少的關連，還有力地顯示這次戰爭實際上是無可避免的。

因此，當我在美國注視着中國正在展開的另一次內戰時，我並不過份驚訝，然而我卻感到悲哀，因為我深深地熱愛中國人民。悲劇在於有那末多的中國人劇烈地反對這場戰爭，不只是普通的民衆，乃至於蔣介石內部的國民黨元老，將軍和黨員。當然，這些人的反對只是裝腔作勢的，只有民主人士呼喚和平的聲音是最響亮的。在馬歇爾將軍調停休戰期間，這些民主人士的反對最強烈。當時，一羣教授曾試圖起來反對國民黨中的右派，這羣右派是反對和平、力

主內戰的最積極力量。鎮壓這些知識份子的生動描述，來自一處令人感到意外的地方一位美國傳教士文幼章博士的著作。他在中國渡過二十年，曾經是蔣介石的社會問題顧問，還當過宋美齡的秘書。1947年，文幼章離開中國後，不久即向各界發表他離華的原因。他寫道：

「種種跡象越來越顯示蔣介石並不想履行他對馬歇爾將軍的諾言，他正準備全面內戰。當其時，他正急欲封閉所有民主人士的反戰呼籲……因此，在1946年6月，即在他撕毀馬歇爾停戰協定和發動全面內戰的前夕，他投命手下特務，悍然暗殺這個委員會的十二名教授（一羣中國教授，有些曾在美國受教育，他們積極倡議成立一個折衷的聯合政府）。

第一位是李公樸教授，在街上與他的小兒子一同被槍殺。第二天，一位著名的古典語文學者聞一多，在離開一個集會時被擊斃。那天晚上，其餘的十名委員全被預定為暗殺之列。他們當中的一名跑到美國領事館去，竭力說服美國領事，指出他們是政治迫害的犧牲者。這名大胆的美國領事，穿上軍裝，在吉普車前插上了美國國旗，出外收容了其中五名教授，並把他們帶返領事館躲避。餘下的一名教授則在一間有高牆圍着的中學內避難。

那天晚上，六百名中國學生整夜守護着圍牆，並多次擊退企圖入侵的特務。最後，美國政府代表十名教授出面干預此事，結果這十名教授被撤離並得以在國內隱藏或逃出中國。」

李公樸與聞一多的被殺害，使我震驚不已。這兩人我都認識，他們都是好人。但正如其他中國的民主人士一樣，他們沒有武裝力量，因而他們幾乎是求助無門的。或許這便是為什麼中國其他擁有武器的零星集團拒絕向蔣介石繳械的原因。

當抗日戰爭結束時南京政府曾要求共產黨放下他們的武器，然而非但共產黨人繼續掌握武裝，成千上萬與中國共產黨結成聯盟對抗蔣介石的農民和學生，亦緊握手中武器，隨時準備打擊入侵他們家園的蔣介石軍隊。為什麼呢？是什麼不撓的力量，驅使這羣非共產黨員，熱情地去支持他們那些被中國的合法政府列入了黑名單的